

中国传统文化入门丛书

唐诗入门

程章灿



07.22
10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中国诗词文化入门丛书

唐诗入门

胡可明



中国诗词文化入门丛书

中国诗词文化入门丛书

中国传统文化入门丛书

唐诗入门

程章灿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王才禹
技术设计 施德端

唐 诗 入 门

程章灿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2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221-02569-X

I·45 定价：3.00元

前 言

诗卷长留天地间

——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中国是诗的国度。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富于诗的感觉、诗的传统和诗的生活的民族。

唐诗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唐诗是中国人的自豪；唐诗是祖国文化不会湮没的精华；唐诗是世界文明史上永不褪色的鲜花。

谁能忘记我们那些光荣而天才的祖先们，他们以自己的真诚和敏感，向人们坦露了与大自然同样广袤的胸襟；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向世界展现了汉语言文字的丰富巧妙和无匹的魅力；他们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构筑了一个意象的世界，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中国人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您可以看到长安宫殿巍峨耸立的雄姿；您可以听到盛唐时人爽朗豪迈的笑声；您可以跨越滔滔的江河，滚滚的黄沙去遥远的塞外，领略异域奇丽的风光；也可以随着骏马或蹇驴，去追寻诗人踏访山水的足迹和应试问边而风尘仆仆的身

影。当然，您还可以由此深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探寻其文化情感和民族灵魂；也可以从中总结传统文学的审美经验，重新沐浴古典诗歌艺术的灿烂光辉。

唐诗中跳跃着中国文化的脉搏，唐诗中涌动着中国人的热血，千载以下，当我们破译这些密码，感受到的岂止是心弦的震撼！春意正浓时节，读着“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雨夜独坐时分，读着“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安居乐业之日，读着“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春望》）……这时，难道您不觉得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珍贵吗？

是的，只要黄河的水还在奔腾，黄山的云雾还在翻卷，只要长江还有最后一滴水，长城还有最后一块砖，唐诗就会继续传诵于亿万人之口，走遍整个世界。《全唐诗》，将近五万首的一代诗歌文献；一代人文精神的结晶，不就是一条诗的长江，一座诗的长城吗？

奉献给您的这本小书，就是从中掬取了几滴水珠，撷取了几朵小花，希望它能唤起您的好奇，引起您的兴趣，使您想亲自登临长城，泛舟长江，饱览四方壮丽的景观。

目 录

前言

一、唐诗的繁荣及其因緣·····	(1)
二、唐诗的发展及其流变·····	(21)
(一) 初唐诗·····	(24)
(二) 盛唐诗 ·····	(39)
(三) 中唐诗 ·····	(63)
(四) 晚唐诗 ·····	(90)
三、唐诗的类别举例与风格特征·····	(112)
(一) 咏物与写怀·····	(113)
(二) 离别与友谊·····	(117)
(三) 乡恋与爱情·····	(121)
(四) 登临与游览·····	(127)
(五) 闺怨与边思·····	(130)
(六) 时事与感讽·····	(134)
(七) 咏史与怀古·····	(137)
(八) 宫怨与游仙·····	(142)
(九) 题画与赏乐·····	(146)
(十) 唱酬与应制·····	(150)
(十一) 唐诗的风格特点·····	(154)
四、唐诗的体裁与格律·····	(160)
(一) 古风·····	(164)

(二) 绝句	(174)
(三) 律诗	(183)
(四) 杂体	(193)
五、唐诗的研究与欣赏	(202)
后记	

一、唐诗的繁荣及其因缘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李白：《古风》之一

当我们巡视漫漫三百年的诗史，我们不能不为它的兴盛繁荣而惊叹，而感动，——它多么像那繁星满天的夜空！

在这辽远的星空里，我们发现了无数颗耀眼的星斗，它们灿烂的光辉照亮了一段灰黯的历史，曾经点燃了一些冷漠的心。王勃、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温庭筠，他们是这300年诗史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背后屹立着二千三百多人留下的近五万首诗篇——《全唐诗》，记录三百年奋斗历程与悲欢离合的心灵文献。

我们幸福地沐浴着这不灭的星光，它们是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制，它们是一首首流传千古的杰作，它们是一句句铭心刻骨的记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无论五绝、七绝、五律、七律，还是杂言歌行、古体诗，在各种体裁、各个领域，都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

上起帝王后妃、宰相公卿、刺史将军，下至樵夫舟子、僮仆婢妾、道士僧尼、三教九流，远及日本、波斯、高丽等外邦人士，无所不包。试问，在此前的诗史上，有谁见过为数如此之多的流品，如此庞大的诗歌作者队伍！在这个队伍中，出现了那么多大家名家、一代诗宗、开派祖师，又有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可以与之媲美呢？

他们或者高蹈退守、高唱隐逸，陶然自乐于田园山水的自然风光；或者热烈进取，追求功业，在对边塞瑰异的风光的歌颂中肯定自己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或者吟唱友谊的温暖与爱情的甜美；或者感叹人生的艰难和宦海的险恶。风云气概，儿女情肠，慷慨悲壮，旖旎清狂，内容既丰富广泛，风格亦多姿多样。雄奇奔放如谪仙李白，沉郁顿挫如诗圣杜甫，白居易的通俗流畅，李贺的幽冷苦僻，李商隐的瑰丽精工，杜牧的清爽峻拔，无不独创一格，皆足以在诗坛上独树一帜，自将一军。这样的群星争辉、诸派并流的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局面，在古典

诗史上是空前的。

唐诗无体不备，无体不工，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词藻声律，还是篇章结构，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唐诗这个艺术宝库，借用苏轼在《赤壁赋》中的话说，正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自唐人选唐诗以来，历代唐诗选本不计其数，存留至今的仍有数百种，它们或者专选一家，或者偏录一体，或者选择某一阶段的诗作，或者遍撷三百年诗苑的精英，对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确实，唐诗是古典诗歌创作的主要典范，即使后来以其独具的风貌而成为唐诗之对立面并在中国诗歌史及文学批评史上引起一场唐宋诗之争的宋诗，也是从学唐变唐开始迈步，才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宋诗面前，唐诗再次证明了自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顶峰，非唐诗莫属。

这一点看来是无可置疑的。对此，现代大文豪鲁迅先生也不能不感叹：好诗已被唐人作完了。确实，唐诗中的好诗太多了，令人目不暇接；唐代著名的诗人太多了，令人指不胜屈。

唐诗繁荣的主要原因，是唐代国力强盛，政治昌明，经济增长，社会富庶，导致了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促进了文化的繁荣，这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朝是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这个在隋末农民战争后建立起来的新朝，吸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为了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自觉调整了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使之能在较为合理的体系里，在较为健康的轨道上发展。阶级矛盾也因之有所缓解。而且唐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实行比较清明的政策，于是整个社会呈现一种开放流动的态势。安史之乱前的一百多年，是唐朝历史上稳步上升的时期。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政治和国势虽然基本上是在走下坡路，但士人们仍然怀着中兴的希望，他们心中渴望建功立业的热情之火依然在熊熊燃烧，唐王朝也仍然维持着一个昔日泱泱大国的框架。即使是在晚唐衰飒之世，士人们也没有遭受过文字狱之类的诬陷迫害而噤若寒蝉。他们呼吸着唐朝这种比较民主、开放、自由的政治空气，走出朝廷，走向疆场，走向僻远的国土，或者走向隐居的园林。他们绝不像南朝诗人那样胸怀狭小，目光短浅，四肢羸弱，他们有的是强壮的体魄和同样强健的心理，为了谋生求职，为了博取功名，建不朽之大业，他们四处奔波。五湖四海，名山大川，塞外边疆，他们的胸襟随着眼界的开阔越加敞亮放达。他们的精神，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而更其雄浑深沉。在他们的胸中笔下，没有多少人为的禁区，他们的

歌唱充满了自由的欢乐，他们的旋律洋溢着高亢和明朗。总之，强盛的国力、开放的政治，使他们增添了自信心，给士人提供了更复杂的人生体验，敞开了更广阔的题材和内容的世界。

这自然是触动诗人灵感的一个契机，也是诗人进行艺术创造的力量源泉之一。然而，并不是唐朝的每一阶段都是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的，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有强烈的进取意向的，并不是所有士人心理都无一例外受到国势强盛的鼓舞并将其无保留地反映于诗歌创作中的。反过来说，其他历史阶段，不是没有过隆盛昌明的时代背景和较好的文化基础，为什么古典诗歌的顶峰只出现于唐代而不是其它时代呢？

首先，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时代，经历了从五胡十六国的割据混战到南北朝对峙分立的历时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在隋唐时代再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在历史上，隋虽然是个短命的朝代，但由这一政权开始的南北文化的融合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政权的倾覆而稍有减缓。相反，这种文化融合的步伐在唐代加快了。《隋书·儒林传序》说南北方经学的差异在于“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文学传论》也谈到了南北文风的不同，那就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

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吟歌。”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南北文化的不同风格，并自觉地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里，融合南北文化的长处。在诗歌创作中，既吸收南朝诗歌创作在声律辞采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又融汇北方诗人贞刚的气质，从而创造出了唐诗独特的风貌。显然，作为一个军事政治上相当强大、经济生产上亦高度发展的统一的政权，唐朝的文化基础比起前此各个朝代来更加雄厚、广泛。政治经济的高涨对应着文化艺术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文化艺术事业的兴旺发达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高潮的到来。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间接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一直进行着的民族大融合在隋唐时代仍在继续。在这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少数民族分期分批大量进入内地定居繁衍，他们与汉族政权与汉族人民之间有摩擦，有冲突，也发生了流血战争，但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流融合、相互学习是主要的。这一交流融汇的最大成果，便是统一的唐王朝的建立。唐朝皇室的血管中，就流淌着胡人的血。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唐朝的建立可以说是对民族大融合的肯定。在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唐王朝制定并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民族政策，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至今

犹在流传。民族大融合不仅增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丰富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而且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朝气蓬勃的力量。同时，一些狭隘的观念被打破了，一些陈腐的偏见被抛弃了。国土和疆域在民族融合中向外延伸，优秀的汉族文化在民族融合中向远传播，诗人的视野和胸怀随着民族大融合而更加广阔。

第三，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和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政权之一，唐朝还和域外许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外交关系和文化交流。仅隔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他们带回了汉文化的传统影响，带回了汉语诗歌的创作技巧和艺术典范，他们像一粒粒的种子长成树苗一样扩充着汉诗的影响。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唐朝士人和异邦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歌咏也多了一系列的题材。

第四，在中国思想史上，唐代是一个以兼容并蓄、活跃开放而著称的朝代。当时虽然对儒、道、释三教的抑扬不尽一致，虽然在唐武宗（841—846）时期也曾发生过短期的排佛事件，但总的来说，终唐一代，儒、道、释三教一直是并存不悖的。唐朝统治者既大力提倡儒学，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体系，又极力弘扬道教，因为据说道家的创始人之一的李耳是唐王室的先祖。佛教也并不因

其是异域的舶来之物而受排挤。相反，佛学在唐代颇为兴旺发达，出现了各种宗派，其中尤以禅宗对文学影响最大。儒道释三教并存而且融合的思想界现状，投射到士人的心理状态上，表现为外儒内道，或亦儒亦释。前者如众所周知的诗仙李白；后者在诗佛王维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这种思想格局使唐人在人生态度上既注重事功，立志创业；又能胸有成竹，优游不迫。另外，这种比较宽容自由的思想政策也使诗人在创作中较少束缚，基本上可以畅抒心怀；诗歌在流传过程中也不会遇到大的政治阻力。骆宾王写《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历数武则天种种罪恶，骂她“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兄鸩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武则天看后不但没有惩处骆宾王，反而为不得其人用之而感到遗憾。同样，在诗歌创作中，白居易《长恨歌》开篇即云：

“汉皇重色思倾国”，虽则易唐以汉，其讥刺当世之事一目了然。但诗篇在当时广为传诵，白居易没有因此而得罪当政，宣宗皇帝反而对此诗大加赞赏。这种宽松、宽容的政治和社会气氛，当政的旷达胸怀以及君主的右文风气，都是推动唐诗高潮出现的波浪。

此外，唐代实行的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对唐诗的繁荣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世族门阀经过隋末农民战争的摧毁打击，在唐代

已经不能把持政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靠科举进身的寒士阶层。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世族垄断政权的局面，选拔有文化学识和才干的庶族地主文人充实国家机器的各个机构。这一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巩固了政权的统治基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难怪唐太宗看到新进士一排排鱼贯而出，高兴得眉开眼笑，而更多人因此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寒士阶层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为了在科举考试中能够一举成功，一鸣惊人，刻苦用功，广泛涉猎。唐代进士科试“杂文”，开始于高宗永隆元年（680）或二年（681），但到中宗神龙（705—707）以后才成为定制。而变进士科试“杂文”为专试诗赋，则是在玄宗开元（713—741）、天宝（742—756）之间才成为定制。在此之前，唐代诗坛早已经喧腾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诗赋取士成为定制正是初唐以来诗歌繁荣和人们普遍重视诗歌的历史发展结果，又反过来推动了唐诗的发展。科举所试的诗体，一般都是六韵或八韵的五言律诗，这对于唐代五律诗体形式的定型和完善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唐代各体诗中，五律的数量最多，部分原因即在于此。诚然，五律中层见迭出的名篇佳作多数不是产生于科举考场，但是士人的诗歌创作技巧，从音律、设辞到构思立意，却无一不是在为准备科举考试而进行的练习中得到培养